

後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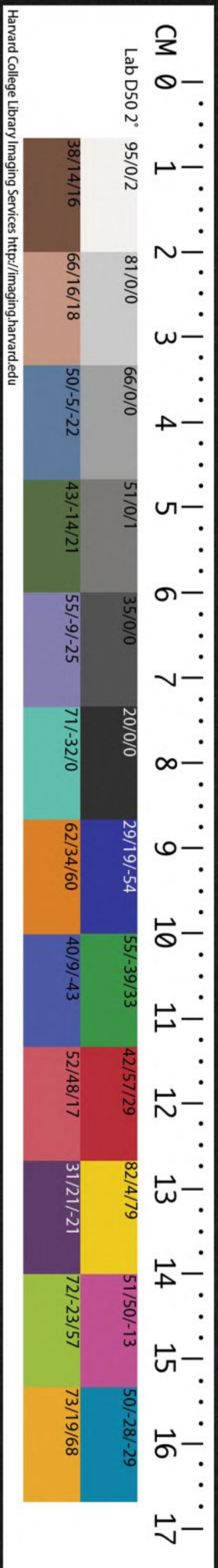
卷一百一之四上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81

T 2455/21



後漢書卷一百一

皇甫嵩朱雋列傳第六十一

漢和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兄子也父

節鴈門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初舉孝

廉茂才

續漢書曰舉孝廉為郎中遷
霸陵臨汾令以父喪遂去官

太尉陳蕃大將軍

竇武連辟並不到靈帝公車徵為議郎遷北地太守初

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良或作郎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

跪拜首過首音式受反符水呪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

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

相誑惑十餘年間眾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

荆楊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

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

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

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

先收荆楊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

常侍封諂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未

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

義於洛陽靈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隸使鉤盾令周斌將

三府掾屬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

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勅諸

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標幟幟音尺志反又音試時人謂之黃

巾亦名為蛾賊蛾音魚綺反即蟻字也殺人以祠天角

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

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

之間天下嚮應京師震動詔勅州郡脩理攻守簡練器

械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

並置都尉

大谷轅轅在洛陽東南旋門在汜水之西

召羣臣會議嵩以為宜

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

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為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

郎將朱雋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

嵩雋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戰戰敗

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眾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

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眾寡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者也

為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

田單之功可成也田單為齊將守即墨城燕師攻城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采束茅盾於其

角繫火於其尾穿城而出城上大譟燕師大敗事見史記

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勅軍

士皆束苜乘城苜音巨說文云束草燒之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

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

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合兵更戰大破

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

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西華縣屬汝南

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巳於倉亭生禽

卜巳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

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

戰於廣宗今貝州宗城縣梁眾精勇嵩不能剋明日乃閉營休

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陳
 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
 入焚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子繫獲甚衆角先以
 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
 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
 於城南杜元凱注左傳曰積戶即拜嵩為左車騎將軍
 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並屬扶風合八千戶
 以黃巾既平故改年為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
 贍饑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為墟母不保
 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溫郵士卒甚得衆

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脩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
 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
 至自殺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
 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干謂難得而易失者時
 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
 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
 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
 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末冬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淮南子曰凡命將主親授鉞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兵動若神謀
 不再計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之間神兵

電埽封尸刻石南向以報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
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
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
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
三分之業利劔已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
乖也前書項羽使武涉說韓信信曰漢王解衣衣我推
食食我背之不祥又蒯通說信令信背漢參分天
下鼎足而立信曰漢王遇我厚豈可背之哉後信謀反
為呂后所執歎曰吾不用蒯通計為女子所詐豈非天
哉今主上執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搗足以振
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搗卽麾字古通用
用叱咤怒聲也赫然奮發因危
抵頽批音紙
擊也崇恩以綏先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

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流漳
河飲馬孟津誅闡官之罪除羣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
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況厲熊羆之卒因迅
風之執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帝示以天
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興寶器猶神器推
也謂天位也推
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既朽不
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坂
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且今豎宦羣居同惡如市左
氏
傳韓宣子曰同惡
相求如市賈焉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
久居史記范蠡曰大名
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

後悔無及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執創圖大
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
業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
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
有令名死且不朽二句皆左傳之辭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
計不用因亡去英雄記曰梁州賊王國等起兵劫志為
主統三十六郡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
死會邊章韓遂作亂隴右明年春詔嵩迴鎮長安以衛
園陵章等遂復入寇三輔使嵩因討之初嵩討張角路
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乃奏沒入之又中常侍
張護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為憾奏嵩連戰

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
千更封都鄉侯二千戶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
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
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
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執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
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
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
孫子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孫
之文
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玄女三宮戰法曰行兵之道天地之寶九天九地各有
表裏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
下六癸酉也子能順之萬全可保

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執也夫執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迫兵法之言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鬪蜂虿有毒皆左氏傳文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

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鄴音歷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

傾者唯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執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春秋左氏傳曰專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不如顯

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增怨於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爲城門校尉因欲殺

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弱闡豎亂朝董卓雖
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
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
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
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
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馭壽與卓素善
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
質讓責以大義質正也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
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囚復拜嵩議郎遷御史中丞
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以

下皆拜以屈嵩

風音諷謂

既而抵手言曰義真猶未乎

備音服說文曰備牛乘馬備古服字今河朔人猶有此言音備 嵩笑而謝之卓乃解釋
獻帝春秋曰初卓為前將軍嵩為左將軍俱征邊章韓遂爭雄及嵩拜車下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 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及卓
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但明公今日變為鳳凰耳

被誅以嵩為征西將軍又遷車騎將軍其年秋拜太尉

冬以流星策免

續漢書曰以

復拜光祿大夫遷太常尋

李傕作亂嵩以病卒贈驃騎將軍印綬拜家一人為郎

嵩為人愛慎盡勤

劉攽曰案文愛非所以配慎當是畏字勤又當在盡字上

前後上

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于外又

折節下士門無留客

言汲引之速

時人皆稱而附之堅壽亦

顯名後爲侍中辭不拜病卒

朱雋

朱雋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常販繒爲業雋以
孝養致名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間敬之時同郡
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幘費而後倉
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雋乃竊母繒帛爲規解對規被錄古
對雋爲備錢以解其事母既失產業深恚責之雋曰小損當大益
初貧後富必然理也本縣長山陽度尚見而奇之薦於
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以雋爲主簿喜平二
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應棄市雋乃羸服

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
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雋亦終無所
言後太守徐珪舉雋孝廉再遷除蘭陵令政有異能爲
東海相所表會交趾部羣賊並起牧守軟弱不能禁又
交趾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
縣光和元年卽拜雋交趾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
所調家兵童僕之屬合五千人分從兩道而入既到州

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
其心既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
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戶賜黃金五十斤徵

為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雋有才略拜為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狀而以功歸雋於是進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眾數萬殺郡守褚裒屯死下百餘日後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弘為帥眾浸盛遂十餘萬據宛城雋與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雋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史記曰白起郿人王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後五年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攻楚拔鄢鄧五城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樂毅

趙人也賢而好兵燕昭王以為亞卿後為上將軍伐齊入臨淄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雋討潁川

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雋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雋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執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

急攻連戰不剋雋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
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
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
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
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
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秦頡積忿忠遂殺之餘
衆懼不自安復以孫夏爲帥還屯死中雋急攻之夏走
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西鄂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精山在其南復斬萬
餘級賊遂解散明年春遣使者持節拜雋右車騎將軍
振旅還京師以爲光祿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錢塘侯錢塘

今杭州縣也錢塘記云昔郡議曹華信義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幕有能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旬日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議不復取皆棄土石而去塘以加之成也。劉放曰注華信義立此塘案文義當作議

位特進以母喪去官起家復爲將作大匠轉少府太僕
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氏根
青牛角張白騎劉石老髭文八年漢大計司隸掾哉九

春秋大計作大雷公浮雲飛燕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
洪掾哉作緣成大目白繞畦固苦晒之徒九州春秋晒作並起山谷間

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爲張白騎輕便
者言飛燕多髭者號于氏根左氏傳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杜預注云于思多鬚

之貌大眼者爲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三萬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及傳 十一
小者六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趨捷故軍中號曰
飛燕善得士卒心乃與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內諸山
谷寇賊更相交通衆至百萬號曰黑山賊河北諸郡縣
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
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
吏燕後漸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雋爲河內太守將
家兵擊却之其後諸賊多爲袁紹所定事在紹傳復拜
雋爲光祿大夫轉屯騎尋拜城門校尉河南尹時董卓
擅政以雋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及關東兵盛卓
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雋輒止之卓雖惡雋異已

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以爲已副使者拜雋辭不肯
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
見其可也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
君陳之其故何也雋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非
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者曰遷都
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雋曰相國董卓具
爲臣說所以知耳使人不能屈由是止不爲副卓後入
關留雋守洛陽而雋與山東諸將通謀爲內應旣而懼
爲卓所襲乃棄官奔荊州卓以弘農楊懿爲河南尹守
洛陽雋聞復進兵還洛懿走雋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

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餘州郡稍有所給謙乃上雋行車騎將軍董卓聞之使其將李傕郭汜等數萬人屯河南拒雋雋逆擊爲雋汜所破雋自知不敵留關下不敢復前及董卓被誅委以大事乃與諸豪傑共推雋爲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乃奏記於雋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楊州刺史周乾瑯邪相陰德東海相劉熹熹音巨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等敢言之行車騎將

軍河南尹莫府

蔡質典職儀曰諸州刺史上郡并列卿府言敢言之○劉放曰案刺史在郡上

何緣有上郡之文蓋本言國家旣遭董卓重以李傕郭

刺史并郡上列卿府云云

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長安隔絕不知吉凶是以

臨官尹人縉紳有識莫不憂懼以爲自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剋濟禍亂自起兵已來于茲三年州郡轉相顧望未有奮擊之功而互爭私變更相疑惑謙等並共諮諏議消國難僉曰將軍君侯旣文且武應運而出凡百君子靡不顛顛故相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陽多持資糧足支半歲謹同心腹委之元帥李傕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雋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

謙等雋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況天子詔乎且催汜小
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略又執力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
間大事可濟遂辭謙議而就催徵復為太僕謙等遂罷
初平四年代周忠為太尉錄尚書事明年秋以日食免
復行驃騎將軍事持節鎮關東未發會李催殺樊稠而
郭汜又自疑與催相攻長安中亂故雋止不出留拜大
司農獻帝詔雋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譬郭汜令與李
催和汜不肯遂留質雋等雋素剛即日發病卒子皓亦
有才行官至豫章太守

論曰皇甫嵩朱雋並以上將之略受服倉卒之時春秋左氏

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服賑宜社
之肉也爾雅曰舉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於社然後出
謂之宜及其功成師剋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

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新序曰楚白公
勝既殺令尹司

馬欲立王子閭為王王子閭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閭曰
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以明其德也不為諸侯者非
惡其位以潔其行也今子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為
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葉公子高率楚衆以誅白公
而反惠王於國投袂奮袂也言其怒也左氏傳曰楚子
聞之投袂而起翟義方進之子舉兵將誅王莽事見前
書詩曰陳師鞠旅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
鄭玄注云鞠告也

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山東連盟
謂上云羣

師及袁氏也書稱伊尹格于皇天論語曰豈若匹夫匹
婦之為諒也莊子曰孔子見盜跖退曰吾幾不免虎口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著平原華

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華嶠譜序曰表字偉容歆之子也年二十餘為散騎常侍每

言其祖魏太尉歆魏志曰歆字子魚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

汝豫之戰歸功朱雋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歛策

而已不有焉歛策不論其功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

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

亂而能終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

為先斯亦行身之要與

贊曰黃妖衝發嵩乃奮鉞孰是振旅不居不伐老子曰功成而

不雋捷陳穎亦弭于越謂平許昭也于語辭猶云句吳之類矣言肅王命

並遘屯蹙蹙猶躡也後漢書卷一百一終

後漢書卷一百二 董卓列傳第六十二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

皇明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董卓傳

董卓字仲穎卓別傳曰卓父君雅為穎川輪氏尉隴西生卓及弟旻故卓字仲穎旻字叔穎

臨洮人也性麤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

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為殺耕牛與其宴樂

豪帥感其意歸相歛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由是以健

俠知名為州兵馬掾常徼守塞下

說文曰徼巡也前書曰仲穎巡徼京師音

義曰所謂遊徼備盜賊

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

方言曰所以藏

箭謂之服藏弓謂之鞬左氏傳云右屬橐鞬

為羌胡所畏桓帝末以六郡良

家子為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為軍司馬共擊漢陽叛

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曰為者則已有者則士

為功者雖已共有者乃士

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稍遷西域戊巳校

尉坐事免後為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東中

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其冬北

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

北宮伯玉李文侯為將軍殺護羌校尉冷徵伯玉等乃

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

獻帝春秋曰梁州義從宋建王國等反詐金城郡降求見涼州

大人故新安令邊允從事韓約約不見太守陳懿勸之

使王國等便劫質約等數十人金城亂懿出國等扶以

到護羌營殺之而釋約允等隴西以愛憎露布冠約允

名為賊州購約允各千戶侯約允被購約改為遂允

改為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大守陳懿攻燒州郡明年

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託誅宦官為名詔以

卓為中郎將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以無功免

歸而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溫為車騎將

軍假節執金吾袁滂為副

袁宏漢紀曰滂字公熙純素寡從終不言人短當權寵之

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

拜卓破虜將軍與盪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萬屯美陽

美陽故城

在今雍州武功縣北以衛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温卓與戰輒不

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驢

馬盡鳴賊以為不祥欲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右

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敗走

榆中榆中縣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金城縣中温乃遣周慎將三萬人追

討之温參軍事孫堅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即孫權之父也見吳志說慎曰賊

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

大兵繼後賊必困之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

則凉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

園狹反斷慎運道慎懼乃棄車重而退温時亦使卓將

兵三萬討先零羌卓於望垣北望垣縣屬天水郡為羌胡所圍

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偽立隄以為捕魚

而潛從隄下過軍續漢書隄字作堰其字義則同但異體耳比賊追之決水

已深不得度時衆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封

鰲鄉侯邑千戶鰲縣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字或作郃音台三年春遣使者

持節就長安拜張温為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温其冬

徵温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及伯玉文侯擁兵十餘萬

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共殺涼州刺史耿

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典畧曰騰字壽成扶風茂陵人馬援後也長八尺餘身體洪大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自號合衆將

賢厚人多敬之

軍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為主悉令領其眾寇掠三輔
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

韓遂等復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閻忠英雄記曰王國

等起兵劫忠為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使督統諸部忠恥為眾所脅感

恚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其諸部曲並各分乖

六年徵卓為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

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廩賜斷絕前書音義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

牢妻子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言羌胡心

腸敝惡情態如狗也續漢書敝作慙方言云慙惡也郭璞曰慙怱急性也慙音芳別反怱音芳于反臣不

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如其更增異志當復聞上朝廷不能

制頗以為慮及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為并州牧令以兵

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既無老謀又無壯士天恩

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為

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効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

以觀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

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

即時就道並上書並猶兼也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承寵濁

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前漢枚乘上書曰欲湯之滄一人吹之百

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滄音側亮反寒也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

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

萬曆一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三十三

三

三

與士吉射者曷為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劉放曰注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君側之惡人案公羊當更有荀寅今臣輒鳴鍾鼓士吉射五字下又更須有者也二字

如洛陽

鳴鍾鼓者聲其罪也論語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典略載卓表曰張讓等悖慢天常擅操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高獲千金下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使變氣上蒸妖賊蜂起

請收讓

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

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

山陽公載記段字作殷

劫少帝

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

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

涕泣

典略曰帝望見卓涕泣羣公謂卓有詔却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

何却兵之有遂俱入城

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

之事卓以王為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

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

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日乃大

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

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

原而并其眾

英雄記曰原字建陽為人麤畧有勇善射受使不辭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前

卓

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

魏志曰以久不

兩策免漢官儀曰弘字子高安眾人

因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

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政皇帝闇弱不可以

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

如何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抗高也曰昔霍光定策

延年案劔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之坐者震動前書昭帝

崩霍光迎立昌邑王賀即位二十七日日行淫亂光召丞

相已下會議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案劔曰羣臣有

後應者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太甲湯孫太

日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昌邑

伊尹放諸桐宮也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

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

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

廢為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為獻帝又議太后靈帝何

賊迫永樂太后孝仁董皇后至今寔死逆婦姑之禮無

孝順之節左傳曰婦養姑者也虧遷於末安宮遂以弒

崩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

傳音直戀反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鉄鑕詣

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

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為相國入朝不趨劔履上

殿封母為池陽君置丞令劉放曰案漢書內皆是時

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

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言牢固者皆

一曰牢漉也二字皆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開

文陵靈帝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虐

刑濫罰睚眦必死羣僚內外莫能自固卓嘗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

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

及長安銅人鍾虞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鍾虞以銅為之故賈

山上書云懸石鑄鍾虞前書音義曰虞鹿頭龍身神獸也說文鍾鼓之附以猛獸為飾也武帝置飛廉館音義

云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蛇尾文如豹文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及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

館銅馬則東門京所作致於金馬門外者也張璠紀曰太史靈臺及永安侯銅蘭楯卓亦取之故貨賤

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魏志曰卓鑄小錢大

五分無文章內外無輪郭不磨鑿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

鑄銅人三輔舊事曰秦王立二十六年初定天下稱皇帝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迹長六尺作銅人以

厭之立在阿房殿前漢徙長樂宮中大夏殿前史記曰始皇鑄天下兵器為十二金人卓臨洮人

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卓素聞天下同

疾閹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

擢用羣士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玘侍中汝南伍瓊英

記玘作必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必音秘尚書鄭公業公業名泰餘人皆書名范曄父名泰

避其諱耳長史何顥等以處士荀爽為司空其染黨錮者陳

紀韓融之徒皆為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以尚書韓

馥為冀州刺史英雄記馥字文節潁川人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吳

曰劉岱字公山陳留孔伷為豫州刺史英雄記伷字公東萊年平人

為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獻帝春秋咨作資後為孫堅所殺卓所親愛

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
之徒十餘人各與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玘陰爲內
主初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
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爲白波賊衆十餘萬
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起兵懼乃鳩
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
廷爭不能得而伍瓊周玘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卓初
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
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玘而彪恐懼詣卓謝曰
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以不及爲罪

○劉放曰案文當云請不

以及罪多爲字又倒以字

卓旣殺瓊玘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爲光祿

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

焚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

便時謂時

日吉便

後移未央宮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

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饑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

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

○劉放曰

官府居家案文少一人字

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

其珍寶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先

遣將徐榮李蒙四出虜掠榮遇堅於梁

故城汝州梁縣西南

與戰

破堅生禽潁川太守李旻亨之卓所得義兵士卒皆以

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時河內太守王匡

英雄記曰

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

屯兵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

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死者略盡明

年孫堅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

梁縣屬河南郡今汝州縣也陽人聚

故城在梁縣西

卓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中自

驚恐士卒散亂

九州春秋曰卓以東郡太守胡軫為大督呂布為騎督軫性急豫宣言今此行

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布等惡之宣言相警云賊至軍衆大亂奔走

堅追擊之軫布敗

走卓遣將李傕詣堅求和堅拒絕不受進軍大谷距洛

九十里

大谷谷口在故嵩陽西北八十五里北出對洛陽故城張衡東京賦云盟津達其後大谷通其前

是也距至也

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却屯澠池

聚兵於陝堅進洛陽宣陽城門

洛陽記洛陽城南面有四門從東第三門

放曰注從東第三門案文少名宣陽三字

更擊呂布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

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新安澠池間以截卓後

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為也唯孫堅

小釐

說文曰釐愚也音都降反

諸將軍宜慎之乃使東中郎將董越

屯澠池中郎將段煨屯華陰

典畧曰煨在華陰特脩農事天子東遷煨迎貢饋周

急魏志曰武威人也煨音一團反

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中郎將校

尉布在諸縣以禦山東卓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

璠音煩又

音甫袁反

持節拜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百

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瓜畫兩轎時

人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

金華以金為華飾車也瓜者蓋弓頭為瓜

形也輜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為文彩續漢志曰輜長六尺下屈廣八寸又云皇太子青蓋金華蚤畫輜竿摩謂相逼近也今俗以事干人者謂之相竿摩以弟旻為左將軍封鄆侯兄

子璜為侍中中軍校尉皆典兵事於是宗族內外並居

列位其子孫雖在髻亂男皆封侯女為邑君數與百官

置酒宴會淫樂縱恣乃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

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今案塢舊基高一丈積周迴一里一百步

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

老常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橫音卓施帳

慢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

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

間會者戰慄亡矢七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

跌便戮於前又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時太史望風

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

通遂笞溫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前溫出屯美陽令卓與

邊章等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

孫堅為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

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

乎堅聞古之名將仗鉞臨眾未有不斬以示威武者

也故穰苴斬莊賈史記齊景公時晉伐阿鄆而燕侵河上以司馬穰苴為將軍使寵臣莊賈

監軍賈期後至穰苴魏絳晉大夫楊干晉斬以狗三軍郵音絹魏絳戮楊干公弟會諸侯於曲梁

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事在左傳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温不

能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温子伯慎漢官儀曰少

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

發而見越騎校尉汝南伍孚謝承書曰孚字德瑜汝南

義力能兼人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

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閣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

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詬罵也音曰

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磔車裂

格反獻帝春秋磔作車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時王允與呂布及

僕射士孫瑞謀誅卓三輔決錄曰瑞字君榮扶風人博

子萌車亭侯萌字文始有才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

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英雄記曰有道士

示卓卓不知其為呂布也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

升車既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

行乃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而令呂布

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

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獻帝紀曰肅呂與布同心勇士

十餘人偽著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

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衷甲

萬曆二十四年刊

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

趣音促九州春秋曰布素使秦謂陳衛李黑等偽作宮門衛士持長戟俠又卓車或又其馬卓驚呼布布素施

鎧於衣中持矛即主簿田儀九州春秋及卓倉頭前赴

應聲刺卓墜於車其尸布又殺之馳齎赦書以令宮陛內外士卒皆稱萬

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裳市酒肉

相慶者填滿街肆使皇甫嵩攻卓弟旻於郿塢殺其母

妻男女盡滅其族英雄記曰卓母年九十走至乃尸卓

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

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

灰揚之於路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

綺績縠紈素奇玩積如丘山初卓以牛輔子壻素所親

信使以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英雄記

人劉艾獻帝紀曰傕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雋於

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略男女所過無復遺類呂

布乃使李肅以詔命至陝討輔等輔等逆與肅戰肅敗

走弘農布誅殺之其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齎

金寶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獻帝紀曰輔

兒等素待之過急盡以家寶與之自帶二十餘餅金大

白珠嬰胡謂輔曰城北已有馬可去也以繩繼輔腰踰

城懸下之未及地丈許放之輔傷腰不能行諸胡共取其金并珠斬首詣長安

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牛輔既敗眾無所依欲各散去催等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為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催等益懷憂懼不知所為武威人賈詡時在催軍說之魏志曰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為平津尉遷討虜校尉牛輔屯陝詡在輔軍輔既死故詡在催軍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催等然之各相謂曰京師不赦我我當以死決之若攻長安尅則得天下矣不尅則鈔三輔婦女財物西歸鄉里尚可

延命眾以為然於是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

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

九州春秋曰胡文才揚整

脩皆涼州人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催之叛乃召文才整脩使東曉喻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乎卿往曉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榮戰死軫以眾降催隨收兵北至

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

袁宏記曰蒙為催所

殺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

反叟兵即蜀兵也漢伐謂蜀為叟引催眾得入城潰放兵虜掠死者萬

餘人殺衛尉种拂等呂布戰敗出奔王允奉天子保宣

平城門樓上

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宣平門

於是大赦天下李

催郭汜樊稠等皆為將軍

袁山松書曰允謂催等曰臣無作威作福將軍乃放縱欲

何為乎催等不應自拜署催為陽武將軍
遂圍門樓共

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

殺催等葬董卓於郿并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斂一棺

而葬之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帝獻

起居注曰冢戶開大風暴雨水土流入杼出之棺向人

輒復風雨水溢郭戶如此者三四冢中水半所稱等共

下棺又風雨益暴甚遂閉催又遷車騎將軍開府領司

隸校尉假節戶戶閉大風復破其冢後將軍張濟為鎮東將軍並

封列侯催汜稠共秉朝政濟出屯弘農以賈詡為左馮

翊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乃止更以

為尚書典選明年夏大雨晝夜二十餘日漂没人庶又

風如冬時帝使御史裴茂訊詔獄原繫者二百餘人其

中有為催所枉繫者催恐茂赦之乃表奏茂擅出囚徒

疑有姦故請收之詔曰災異屢降陰雨為害使者嚙命

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釋寃結而復罪之乎

一切勿問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共謀山東獻帝傳

平扶風人為天水蘭干尉失官遂留隴遂騰見天下方

西與羌雜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亂亦欲倚早起兵與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

橋時騰私有求於催不獲而怒遂與侍中馬宇右中郎

將劉範馬之前涼州刺史种邵中郎將杜稟獻帝紀曰

有隙脅扶風吏人為騰守槐里欲共攻催催令樊稠及兄子利數萬人攻圍槐里夜梯城城陷斬稟梟首合

兵攻催連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眾來欲和騰催既而

復與騰合催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與騰等戰於長平

觀下前書音義曰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南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遂騰敗斬首萬餘

級种邵劉範等皆死遂騰走還涼州稠等又追之韓遂

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雖小違要

當大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駢並也笑語良久軍

還利告催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於

是催稠始相猜疑猶加稠及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為六

府皆參選舉獻帝起居注曰催等各欲用其所舉若一違之便忿憤恚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

其所舉先從催起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舉終不見用時長安中盜賊不禁白日

虜掠催汜稠乃參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而其子

弟縱橫侵暴百姓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

相食啖啖音徒敢反白骨委積臭穢滿路帝使侍御史侯汶

音聞出太倉米豆為饑人作糜經日而死者無限帝疑賦

卹有虛賦布也卹憂也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知不實使侍

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閣閣當作閣閣門也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

五十自是後多得全濟明年春催因會刺殺樊稠於坐

獻帝紀曰催見稠果勇而得衆心疾害之醉由是諸將

酒潛使外生騎都尉胡封於坐中拉殺稠

各相疑異催汜遂復理兵相攻袁宏紀曰李催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

懼與催婢妾私而奪已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催送饋泥妻乃以豉為藥泥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栖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泥催請泥大醉泥疑催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相猜疑也

安西將軍楊定者故卓部曲將也懼催忍害乃與泥合謀迎天子幸其營催知其計即使兄子暹音將數

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楊彪謂暹曰古

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天心奈何如

是暹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催營彪等皆徒從亂

兵入殿掠宮人什物催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而放

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

餘人和催泥不從遂質留公卿彪謂泥曰將軍達人

問事柰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

邪泥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

右多諫泥乃止遂引兵攻催矢及帝前獻帝紀曰泥與

謀誅催泥將兵夜攻催門候開門內泥兵苞等燒屋火不然泥兵弓弩並發矢及天子樓帷簾中又貫

催耳催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催於是泥眾乃

退是日催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催使校

尉監門隔絕內外獻帝紀曰催令門設反關校尉守察

以前移宮人及侍臣不得以穀米自隨人門有禁防不

得出市困乏使就催索粳米五斛牛骨五具欲為食賜

宮人左右催不與米取父牛肉尋復欲徙帝於池陽黃

白城池陽縣故城在今涇陽縣西北君臣惶懼司徒趙溫深解譬之乃

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鄴和催汜鄴先譬汜汜即從命

又詣催催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我同邪必

誅之君觀我方略士衆足辨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

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左右助也汜一名多鄴曰

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催怒呵遣鄴因令

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偽不及鄴得以免催乃自為大司

馬獻帝起居注曰催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

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

為又於朝廷省門外為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天

子使左中郎將李國持節拜催為大司馬在三公之右

催自以為為得鬼神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張濟

之助乃厚賜諸巫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

遣使敦請催求東歸十反乃許袁宏紀曰濟使天官令

及車駕即日發邁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

非車不得前催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侍中

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

兵汝却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李催出屯曹陽以張濟

為驃騎將軍復還屯陝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定後將軍

楊奉與義將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為安集將軍蜀

曰承獻帝舅也裴松之注汜等並侍送乘輿汜遂復欲

脅帝幸郿定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棄軍還就李催車

駕進至華陰帝王紀曰帝以尚書郎郭溥喻汜汜以屯

賤夫為國上將今天子有命何須留之吾不忍見卿寧

輯將軍段煨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帝幸其營
初楊定與煨有隙遂誣煨欲反乃攻其營十餘日不下

袁宏紀曰煨與楊定有隙煨迎乘輿不敢下馬揖馬上
侍中种輯素與定親乃言曰段煨欲反上曰煨屬來迎
何謂反對曰迎不至界拜不下馬其色變必有異心太
尉楊彪等曰煨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車駕可幸其營董
承揚定言曰郭汜今且將七百騎來入煨營
天子信之遂露次於道南奉承定等功也而煨猶奉

給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李傕郭汜既悔令天子東

乃來救段煨因欲劫帝而西楊定為汜所遮亡奔荊州

而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追乘輿大

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

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獻帝傳曰掠
婦女衣被遲

違不待解即斫刺之有美髮者斷
取凍死及嬰兒隨流而浮者塞水射聲校尉沮儁被創

墜馬李傕謂左右曰尚可活不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

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傕使殺之袁山松書曰
儁年二十五

其督戰皆寶有
其屍而瘞之天子遂露次曹陽承奉乃譎傕等與連

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

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眾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

傕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乃得進董承李樂擁衛

左右胡才楊奉韓暹去卑為後距傕等復來戰奉等大

敗死者甚於東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十里中方得至

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皆有

離心承奉等夜乃潛議過河

袁宏紀曰催汜繞營叫呼吏士失色各有分散意李

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盟津楊彪曰臣弘農人也自此以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登宗正劉艾亦曰臣前為陝令知其危險舊故河師猶時有傾危况今無師大尉所慮是也使李樂先度具

舟舡舉火為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乃以

絹縋而下縋音直類反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死亡

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舡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擊披之

斷手指於舟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宋貴人名都常山太

守泓之女也見獻帝起居注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

人其宮女皆為催兵所掠奪凍溺死者甚眾既到太陽

止於人家太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在太河之陽也即今陝州河北縣是也十三州記曰傅巖

在其界今住穴尚存然後幸李樂營百官饑餓河內太守張楊魏志

曰楊字稚叔雲中人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

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為列侯

邑字文都北地涇涇人鎮北將軍見同歲名拜胡才征東將軍張楊為安國

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羣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

乃以錐畫之或齎酒肉就天子燕飲魏志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闕

開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或遣婢詣省問或齎酒送天子侍中不通喧呼罵詈也○劉攽曰注遣婢詣省問或案問當作問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催汜

等連和催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器

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催汜相攻天子東

萬曆二十四年刊

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
 間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諸將爭權韓暹遂攻董
 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脩洛宮七月帝還至洛陽
 幸楊安殿張楊以為已功故因以楊名殿獻帝起居注曰舊時宮殿
悉壞倉卒之際拾撫故瓦材木工乃謂諸將曰天子當
匠無法度之制所作並無足觀也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何事
 京師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乃以張楊為大司馬楊
 奉為車騎將軍韓暹為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
 暹與董承並留宿衛暹矜功恣睢恣睢音自在用之貌睢音火季反干亂
 政事董承患之潜召兗州牧曹操操乃詣闕貢獻稟公

卿以下因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
 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於是封衛將軍董承
 輔國將軍伏完等十餘人為列侯贈沮儁為弘農太守

袁宏紀曰誅議郎侯所尚書馮碩侍中壺崇討有罪也
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丁冲种輯尚書僕
射鍾繇尚書郭溥御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劉艾馮翊韓
斌東郡太守楊眾議郎羅邵伏德趙粦為列侯賞有功
也贈射聲校尉沮儁為曹操以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
弘農太守旌死節也

楊奉韓暹欲要遮車駕不及曹操擊之獻帝春秋曰車
駕出洛陽自轅

轅而東楊奉韓暹引軍追之輕騎既至奉暹奔袁術遂
操設伏兵要于陽城山狹中大敗之

縱暴楊徐之間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還

并州道為人所殺九州春秋曰暹失奉孤特與千胡才

李樂留河東才為怨家所害樂自病死張濟饑餓出至

南陽攻穰戰死郭汜為其將伍習所殺三年使謁者僕

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典略曰傕頭至有詔

高縣以段煨為安南將軍封閩鄉侯閩鄉今號州縣也說文閩今作闕流

俗誤四年張楊為將楊醜所殺魏志曰楊素與呂布善曹公之圍布楊欲救之

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為之執其將楊醜殺楊以應曹公以董承為車騎將軍開府

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總已百官備員而已帝忌

操專偏乃密詔董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

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更與偏將軍王服長水校尉

种輯議郎吳碩結謀事泄承服輯碩皆為操所誅韓遂

與馬騰自還涼州更相戰爭乃下隴據關中操方事河

北慮其乘間為亂七年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

並開府後徵段煨為大鴻臚病卒復徵馬騰為衛尉封

槐里侯騰乃應召而留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韓

遂舉關中背曹操擊破之遂超敗走騰坐夷三族超

攻殺涼州刺史韋康太僕瑞之子也弟復據隴右十九

年天水人楊阜破超魏志曰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韋康以為別駕馬超率萬餘人攻冀

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

兵不至超入拘岳於冀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外兄姜敘屯歷城阜少長詣敘敘家見敘母

說前在冀中時事歔歔悲甚敘曰何為耳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天下時敘母慨然

萬曆四十四年刊

勅從阜計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襲歷城得敘母罵之曰若昔父之逆子弑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劉放曰注阜少長詣敘家又云得敘母罵之曰案此言阜自少長於敘家後人不曉妄加一詣字下文少敘母二字

劉備

蜀志曰超字孟起既奔漢中聞備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備遣迎超將兵徑到城下漢中震怖璋

即稽

韓遂走金城羌中為其帳下所殺初隴西人宗建

在枹罕自稱河首平漢王

建以居河上流故稱河首也

署置百官三十許年曹操因遣夏侯淵擊建斬之涼州悉平

魏志曰淵字妙才沛國人也為征西護軍魏太祖使帥諸將討建拔之

論曰董卓初以虓闕為情

毛傳曰虎怒之貌也

因遭崩

剝之執

剝猶亂也左傳曰天實剝亂

故得蹈藉彝倫毀裂畿服

彝常也倫

理也書云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左傳曰裂冠毀冕畿謂王畿也服九服也

夫以剝肝斲趾之

性

剝剖也斲斬也紂剝剔孕婦剖比干之心斲朝涉之脛

則羣生不足以厭其快

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

折屈也謂忍性屈情摺川鄭泰蔡邕何顛荀爽等

尚

有盜竊之道焉

莊子曰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無有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

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則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考天下未之有也

及殘寇乘

之倒山傾海

殘寇謂

崑岡之火自茲而焚

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版蕩之篇於焉而極

詩大雅曰上帝版版下人卒瘁毛萇注云版反也瘁病也言厲王為

政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又蕩之什曰蕩蕩上帝下人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鄭玄注云蕩蕩法度廢壞

貌嗚呼人之生也難矣

左傳曰人生實難

天地不仁甚

矣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贊曰百六有會

前書音義曰四千五百歲為一元一元之中有九厄陽厄五陰厄四陽為旱陰

為水初入元百六歲有陽厄故曰百六之會

過剝成災

易曰大過棟撓本末弱也剝不利有攸往

小人長也董卓滔天干逆三才

滔漫也尚書曰象龔滔天

方夏崩沸

方四方夏

華夏也詩小雅云百川沸騰山豕卒崩

皇京烟埃無禮雖及餘稷

左廣傳

曰多行無禮必自及

矢延王輅兵纏魏象

周禮巾車氏掌王之五輅纏遶也魏象闕也

區服傾圉人神波蕩

後漢書卷一百二終

後漢書卷一百三

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第六十三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子監

祭酒

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劉虞傳

劉虞字伯安東海郟人也

謝承書曰虞父舒丹陽太守虞通五經東海王恭之後○

劉放曰註案王恭當作恭王

祖父嘉光祿勳虞初舉孝廉稍遷幽州

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穢貊之輩皆隨

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黃

巾作亂攻破冀州諸郡拜虞甘陵相綏撫荒餘以蔬儉
率下遷宗正後車騎將軍張溫討賊邊章等發幽州烏
桓三千突騎而牢稟逋懸皆畔還本國

言軍糧不續也

前中山相張純私謂前太山太守張舉曰今烏

前書音義曰牢賈直也稟食也

桓既畔皆願為亂涼州賊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陽人妻
生子兩頭此漢祚衰盡天下有兩主之徵也子若與吾
共率烏桓之眾以起兵庶幾可定大業舉因然之四年
純等遂與烏桓大人共連盟攻薊下燔燒城郭虜略百
姓殺獲烏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
終等眾至十餘萬屯肥如

肥如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平州

舉稱天子

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

避位勅公卿奉迎純又使烏桓峭王等

峭音七笑反

步騎五

萬人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以虞威

信素著恩積北方明年復拜幽州牧虞到薊罷省屯兵

務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寬弘開許善路又設

賞購舉純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純為其客王政所殺

送首詣虞靈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

容丘縣屬東海郡

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侯初平元

年復徵代袁隗為太傅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達舊幽

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

給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勸督農
植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
三十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皆收視
溫恤為安立生業流民皆亡其遷徙虞雖為上公天性
節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遠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
操而歸心焉夙猶舊也初詔令公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
但務會徒眾以自強大而縱任部曲頗侵擾百姓而虞
為政仁愛念利民物由是與瓚漸不相平二年冀州刺
史韓馥勃海太守袁紹及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
於董卓時獻帝年十歲遠隔關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長者欲

立為主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竟

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左傳曰周襄王出奔于鄭

魯臧文仲曰大子蒙塵于外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耻諸君各據州

郡宜共勦力說文曰勦力并力也左傳曰勦力同心音力洞反又音六盡心王室而

反造逆謀以相垢誤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

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於是選掾右北平田疇

從事鮮于銀魏志曰田疇字子春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劔劉虞署為從事太祖北征烏桓

令疇將眾止徐無出盧龍歷平剛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太祖與戰大斬獲論功封疇疇上疏曰

陳太祖令夏侯惇喻之疇曰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蒙險間行奉使長安獻帝

既思東歸見疇等大悅時虞子和為侍中因此遣和潛

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陽後將軍袁術聞其
 狀遂質和使報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迎
 天子而術竟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遣兵虞
 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深
 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為袁紹所留瓚既累為紹所敗而
 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黷武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
 行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
 賚賞典當胡夷當音丁浪反瓚數抄奪之積不能禁乃遣驛
 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
 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於薊城以備虞京高

丘也言高築丘壘以備虞焉解見獻帝紀

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

討之以告東曹掾右北平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
 為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
 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忿不已四年冬遂自
 率諸屯兵眾合十萬人以攻瓚將行從事代郡程緒免
 胄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
 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
 駐兵以武臨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
 虞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以徇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
 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者瓚以同姓厚待遇之

紀知虞謀而夜告瓚瓚時部曲放散在外倉卒自懼不免乃掘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愛人廬舍勅不聽焚燒急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遂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居庸縣屬上谷郡有關瓚追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節督幽并青冀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脅訓斬虞於薊市先坐而呪曰若虞應為天子者天當風雨以相救時旱執炎盛遂斬焉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尾敦姓名瓚乃上訓為幽州刺史虞

以恩厚得眾懷被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初虞以儉素為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時人以此疑之和後從袁紹報瓚云

公孫瓚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今音力定反支音巨移反家世二千

石瓚以母賤遂為郡小吏為人美姿貌大音聲言事辯

慧典略曰瓚性辯慧每白事常兼數曹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魏志云侯

太守妻後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略見書傳舉上

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

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曰
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酹觴祝曰昔為人子
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
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
赦瓚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
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
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
人瓚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中平中以瓚督烏桓突騎
車騎將軍張溫討涼州賊賊即邊章等會烏桓反畔與賊張
純等攻擊薊中瓚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張

純復與畔胡丘力居等寇漁陽河間勃海入平原多所

殺畧瓚追擊戰於屬國石門

石門山名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

虜遂大

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其所畧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爲
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
盡煮弩楯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
雪墜阮死者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

劉放曰案遠當作還

詔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職統戎

馬連接邊寇每聞有驚

劉放曰驚當作警

瓚輒厲色憤怒如赴

讎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
抗犯瓚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

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瓚志埽滅烏桓而劉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黃巾三十萬衆入勃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東光今滄州縣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車重數萬兩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封薊侯瓚既諫劉虞遣兵就袁術而懼術知怨之乃使從弟越將千餘騎詣術自結術遣越隨其將孫堅擊袁紹將周

昕越為流矢所中死瓚因此怒紹遂出軍屯槃河將以

報紹槃即爾雅九河鈞槃之河其枯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乃上疏曰臣聞皇義

已來君臣道著張禮以導人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軍

袁紹託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昔為

司隸值國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謂何進也紹不能舉直

錯枉而專為邪媚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今丁原焚燒

孟津續漢書曰何進欲誅中常侍趙忠等進乃詐命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數千人為賊於河內稱黑山伯

上事以誅忠等為辭燒平陰董卓造為亂始紹罪一也

卓既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以濟君父而棄

置節傳傳音丁戀反迸竄逃亡忝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

也紹為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告父兄至使太

傳一門纍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左傳曰兩釋纍

也前書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斃路也董卓恨紹起

兵山東乃誅紹叔父太傅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誅滅

之紹既與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自封植乃多引資

糧專為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其為痛怨莫不咨嗟

紹罪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以為印璽每

有所下輒阜囊施檢文稱詔書漢官儀曰凡章表皆曰

文曰檢書署也今俗謂之排其字從木昔亡新僭侈漸以即真亡新觀紹所

擬將必階亂階梯也詩曰職為亂階紹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祥

妖星工善星者賂遺財貨與共飲食剋會期日攻鈔郡縣此

豈大臣所當施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勲首

共造兵勲降服張楊累有功效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

用讒慝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

相姚貢紹以貪恠恠音力含反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

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公羊傳曰桓公幼而

母貴母以子貴也紹母親為傅婢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福豐

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

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忠勤王室

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不得深入使

董卓又不服誅紹罪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

萬曆一十四年刊

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立柯會之盟

春秋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曰齊

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

晉文為踐土之會

踐土鄭地也左傳周襄王出居於鄭

晉文公重耳為踐土之會

伐荆楚以致菁茅

菁茅靈茅以供祭祀

也左傳曰僖四年齊桓伐楚責之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誅曹衛以章

無禮

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伐曹假道于衛衛人

臣雖

闕茸名非先賢

闕猶下也茸細也闕音吐蓋反茸音人勇反

蒙被朝恩負荷

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

鈇音方于反莖刃也鉞斧也

輒與諸將州

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

尚書周公東征三年罪人斯得庶

續桓文忠誠之效遂舉兵攻紹於是冀州諸城悉畔從

瓚紹懼乃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

欲以相結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

將帥為青冀兗三州刺史又悉置郡縣守令與紹大戰

於界橋

橋名解見獻帝紀

瓚軍敗還薊紹遣將崔巨業將兵數

萬攻圍故安不下退軍南還瓚將步騎三萬人追擊於

巨馬水

水在幽州歸義縣界自易州迤縣界流入

大破其眾死者七八千人乘

勝而南攻下郡縣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據

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楷連戰二年糧食並盡士卒

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

左傳齊侯伐魯語展喜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

恐紹乃遣子譚為青州刺史楷與戰敗退還是歲瓚破

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

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

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前書易縣屬涿郡續漢志曰屬河間瓚所居易京故城在今幽

州歸義縣南十八里乃盛脩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涿劉虞

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瓚輔以燕國閭

柔素有恩信推為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

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

峭王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

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興平二年破瓚

於鮑丘鮑丘水名也又名路水在今幽州漁陽縣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

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軍糧盡士卒飢

困餘眾數千人退走瓚徼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

穀貴民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

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

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

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

置長史復與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

鐵為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

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為大言聲使聞

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疏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

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昔我驅

萬曆一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

畔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

定九州春秋曰贊曰始天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

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

諸營樓櫓千里櫓即櫓字見說文釋名積穀三百萬斛

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

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

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

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

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

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眾曰賊乃却築三

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

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

喪亂僵屍蔽地以意而推猶為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

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

日窮月急不遑啟處烏丸歸人滴水陵高瀋音丑六汝

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言相感也

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下溼起火為應吾當自內

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

汝足矣紹侯得其書獻帝春秋侯者得書紹如期舉火

瓚以為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

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
兵趣登臺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
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
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為屠各所殺屠各胡號田楷與
袁紹戰死鮮于輔將其眾歸曹操操以輔為度遼將軍
封都亭侯閻柔將部曲從曹操擊烏桓拜護烏桓校尉
封關內侯張燕既為紹所敗人眾稍散曹操將定冀州
乃率眾詣鄴降拜北平將軍封安國亭侯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
行飭身卓然不羣者或未聞焉前書班固曰夫唯大雅卓爾不羣者河間獻王

之謂歟故論引焉

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

牧養也易曰甲以自牧

美

哉乎季漢之名宗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力糾人完

聚稽保燕薊之饒

糾收也。劉放曰糾人完聚稽稽素人下少二字不成文理當有一眾字

繕兵昭武

繕修也左傳曰繕甲兵

以臨羣雄之際舍諸天運徵乎

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

天運猶天命也人文猶人事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

成天

陶謙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

丹陽郡丹陽縣人也吳書曰陶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

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
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見其容貌異
而呼之與語甚說許妻以女甘夫人怒曰陶家兒遊戲
無度於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與

之少為諸生仕州郡

吳書曰陶謙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太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

父友謙耻為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強之乃四遷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

為車騎將軍張溫司馬西討邊章會徐州黃巾起以謙

為徐州刺史擊黃巾大破走之境內晏然特董卓雖誅

而李傕郭汜作亂關中是時四方斷絕謙每遣使間行

奉貢西京詔遷為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

溧音栗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實甚豐流民多歸之而

謙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別駕從事趙昱知名士也而以

忠直見疏出為廣陵太守

謝承書曰謙奏昱茂才遷為太守曹宏等讒

慝小人謙甚親近之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漸亂下邳閭

宣自稱天子

劉放曰案紀作闕黨童子之後此謙始與合從

後遂殺之而并其眾初曹操父高避難琅邪時謙別將

守陰平

縣名屬東海國故城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

初平四年曹操擊謙破彭城傅陽

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偃陽也楚宣王謙退保郟操攻之不能克乃還過

拔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

睢陵縣在下邳縣東南夏丘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屬沛郡故城今泗州虹縣是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

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迹初三

輔遭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

元年曹操復擊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懼不免欲走

歸丹陽會張邈迎呂布據兗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死

初同郡人笮融笮音側格反聚眾數百往依於謙謙使督廣

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浮屠佛也解見

西羌傳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

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

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獻帝春秋曰融敷席方四五里費以巨萬及曹

操擊謙徐方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

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

昱放兵大掠因以過江南奔豫章殺郡守朱皓入據其

城後為揚州刺史劉繇所破走入山中為人所殺昱字

元達琅邪人清已疾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為

人耳不邪聽目不妄視太僕种拂舉為方正

贊曰襄賁勵德維城燕北勵勉也仁能洽下忠以衛國伯

珪疎獷武才趨猛趨音去驕反虞好無終紹執難並徐方殲

耗實謙為梗

後漢書卷一百二終

後漢書卷一百四上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上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

子

監

祭酒

臣

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

臣

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袁紹傳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郎

將

袁山松書曰紹司空逢之孽子出後伯父成魏書亦同英雄記成字文開與梁冀結好言無不從京師諺

曰事不諧問文開

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

紹少為郎除濮陽長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孤

又行父服英雄記曰凡服闋徙居洛陽紹有姿貌威容

愛士養名英雄記曰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

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輶柴轂填接街陌說文

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

不改後辟大將軍何進掾為侍御史虎賁中郎將中平

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紹為佐軍校尉樂資山陽公

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

不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

左校尉淳于夔為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於

與彼立不同靈帝崩紹勸何進徵董卓等衆軍脇太后

誅諸宦者轉紹司隸校尉語已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

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魏書曰信太山陽平人也少

制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其新至疲勞襲

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

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毒恨董侯似可

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宜於天下若

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定卓按劔叱紹曰豎

萬曆二十四年刊

萬曆二十四年刊

萬曆二十四年刊

萬曆二十四年刊

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

英雄記曰紹揖卓去坐中驚愕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

懸節於上東門

洛陽城東北面

頭門也山陽公載記曰卓以袁紹棄節改第一葆為赤旄

而奔冀州董卓購募求紹

時侍中周璠城門校尉伍瓊為卓所信待瓊等陰為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執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

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遣授紹勃海太守封邠鄉侯

前書

邠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帝置元始二年更名邠音口浪反

紹猶稱兼司隸初平元年

紹遂以勃海起兵以從弟後將軍術

劉放曰以從案文以當作與冀

州牧韓馥

馥字文節邠川人也

豫州刺史孔伋兖州刺史劉岱陳

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

袁遺東郡太守橋瑁

英雄記曰孔伋字公緒陳留人也王匡字公節泰山人也袁遺字伯

業紹從弟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也橋瑁字元韋橋玄族子先為兖州刺史甚有威惠魏氏春秋云劉岱惡而

殺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眾各數萬以討卓為名紹

與王匡屯河內伋屯邠馥屯鄴餘軍咸屯酸棗約盟

遙推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董卓聞

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誅之帝

春秋曰太傅袁隗太僕袁基術之母兄卓使司隸宣璠天口收之母及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卓別傳曰悉埋青城門外東都門內而加書卓乃遣大鴻臚

韓融少府陰循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循越騎校

尉王瓌譬解紹等諸軍紹使王匡殺班瓌吳循等海內先賢

傳曰韓融字元長潁川人楚國先賢傳曰陰循字元基南陽新野人也漢末名士錄曰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

名在八厨謝承書曰班王匡之妹夫匡受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以徇軍班與匡書畧曰足下拘僕於獄欲以釁

鼓此何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何親戚義豈同惡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患卓遷怒何其酷哉

死者人之所難然耻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幾今日著矣曩為一體今

為血讐亡人二女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袁術亦

臨僕尸骸匡得書抱班二子哭班遂死於獄

執殺陰循惟韓融以名德免是時豪傑既多附紹且感

其家禍人思為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為名韓馥見

人情歸紹忌方得眾劉放曰案方字恐將圖已常遣

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州

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

方聽紹舉兵乃謀於眾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

惠勃然曰興兵為國安問袁董英雄記曰劉子惠中山人兗州刺史劉岱與其

書道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為憂但卓死之後當復回師討文節擁強兵何凶逆寧可得置封書與馥馥得此大懼歸咎于惠欲斬之別駕從事耿武等

排悶伏于惠上願拜見斬得不死作徒被赭衣掃除宮門外劉放曰注何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軍糧欲

使離散明年馥將麴義反畔馥與戰失利紹既恨馥乃

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與許攸及紀俱詣

冀州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逢音龐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

冀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將兵南下馥聞

必駭懼并遣辯士為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可因據其

位紹然之益親紀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

卓劉放曰案文少一而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陳留

高幹及潁川荀諲等魏志云諲荀彧之弟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

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為

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之柰何諲曰君自料寬仁容

眾為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

邁於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

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諲曰勃海雖郡其實州

也言土廣也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孰久處其上袁氏一時之

傑必不為將軍下也且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

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

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

冀州以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

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願勿有疑馥素

性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騎都尉沮授

聞而諫曰

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謀畧英

馥從事十人棄馥去唯恐在後獨武純杖

冀州雖鄙帶

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

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欲以州與之馥

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

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渙將強弩萬人屯孟

津聞之率兵馳還請以拒紹馥又不聽

英雄記曰紹在

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駭鼓過紹營紹甚

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欲離散旬日

之間必土崩瓦解解明將軍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

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爲奮

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沮授爲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

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復漢室然齊

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句踐非范蠡不能存國今欲與卿

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

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

卓懷懼濟河而北勃海稽服稽音啓擁一郡之卒撮冀州

之衆廣雅曰撮持也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

可掃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黑山在今衛州衛縣西北

巾賊起燕聚少年爲羣盜博陵張牛角亦起與燕合燕

推牛角爲帥俱攻饒陶牛角爲飛矢所中被創且死大

會其衆告曰必以燕爲帥牛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性

剽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衆浸虛常山

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田師北首則公孫必禽震脇

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四州收英

雄之士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

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

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左傳秦伯曰是吾心也即表授為奮武將

軍使監護諸將魏郡審配鉅鹿田豐先賢行狀曰配字

有不可犯之節紹領冀州委腹心之任豐字元皓天姿

環傑雄畧多奇紹軍之敗也土崩奔走徒衆畧盡軍將

皆撫膝而泣曰何使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

田豐在此不至於是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先時為馥所

豐為別駕配為治中甚見器任馥自懷猜懼辭紹索去

不禮內懷忿恨且欲徼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

拔刃登屋趨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槌折兩脚往依張邈

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故報紹索去

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時在坐謂見圖

謀無何如廁自殺九州春秋曰至廁其冬公孫瓚大破

黃巾還屯槃河爾雅有九河鉤槃是其一也故河道在

枯槃威震河北冀州諸城無不望風響應紹乃自擊之

瓚兵三萬列為方陳分突騎萬匹翼軍左右其鋒甚銳

紹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為前登瓚輕其

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軍大敗斬其

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麴義追至界橋九

春秋曰還屯廣宗界橋今貝州宗城縣東有古瓚斂兵

界城此城近枯漳水則界橋蓋當在此之側也

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

真人水鏡經曰凡軍始出立牙竿必

令完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即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餘衆皆走

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發鞍息馬唯衛帳下强弩數

十張大戟士百許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

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却入空垣紹脫兜鍪抵地曰大

丈夫當前鬪死而反逃垣墻間邪促使諸弩競發多傷

瓚騎衆不知是紹頗稍引却會麴義來迎騎乃散退三

年瓚又遣兵至龍湊挑戰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

敢復出四年初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

瓚因此以書譬紹曰趙太僕以周邵之德銜命來征宣

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

恂爭相危害遇世祖解紛遂同輿並出釁難既釋時人

美之自惟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誠將軍之羞而

瓚之願也紹於是引軍南還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

落津歷法三月建辰巳卯退除可以拂除災也韓詩曰

之辰雨水之上招鬼續鬼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鄭元水經注曰漳水經鉅鹿故城西謂之落

津續漢志瘦陶縣有薄落亭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數萬人

共覆鄴城殺郡守管子曰齊桓公築五鹿中牟鄴以禦諸侯坐中客家在鄴

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容貌自若不改常度帝

春秋曰紹勸督引滿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英雄記曰

投壺言笑容貌自若

升故為內
黃小吏

獨反諸賊將部眾踰西城入閉府門具車重

重也

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

斥丘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相州成安縣
東南十三州志云土地斥鹵故曰斥丘

紹還因屯斥

丘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六月紹乃出軍入朝歌鹿腸

山蒼巖谷口

朝歌故城在今衛縣西續
漢志曰朝歌有鹿陽山

討于毒圍攻五

日破之斬毒及其眾萬餘級紹遂尋山北行進擊諸賊

左髭文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

賢李大目于氏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

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鴈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兵數

萬騎數千匹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

各退麴義自恃有功驕縱不軌紹召殺之而并其眾與

平二年拜紹右將軍其冬車駕為李傕等所追於曹陽

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

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

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

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稽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

周襄王出奔於鄭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知勤
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

可矣文公從之納紹將從其計潁川郭圖淳于瓊曰

襄王遂成霸業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

春秋圖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眾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

先得者王

史記曰荆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追之高才者先得焉

今迎天子動輒

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

迎朝廷於義為得於時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

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願其圖之帝立既非紹意竟不

能從紹有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尚字顯甫譚長而

惠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尚數稱於紹紹亦

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

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

慎子曰兔走於街百人追之貪人俱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為未定分也積兔滿市過不能顧非不欲兔也分定

之後雖鄙不爭子思子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商君君書並載其詞畧同

也

左傳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

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誠下

思逐兔分定之義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

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中子熙為幽州刺史外

甥高幹為并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

詔書於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

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曰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

淮南子曰

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仰天而哭夏五月天為降霜

悲哭而崩城者

齊莊公改莒為

五乘之賓而犯梁獨不預歸而不食其母曰食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生而有義死而

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及與莒戰梁遂闔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為之阨而隅為之崩見說苑

每讀其書謂為信然於今况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

為國破家立事至於懷忠獲釁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

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感徹臣

以負薪之資負薪謂賤人也禮記曰問士之子長幼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拔於

陪隸之中陪重也左傳曰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

也臺又曰是無陪臺也陪隸猶陪臺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

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

忠國疾亂義心赫怒以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

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諮臣以方畧臣不敢畏憚強禦避

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貶元帥

進謂何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冲親遭危困時

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

劔翼室山陽公載記曰紹與王匡等并力人端門於是明堂上格殺中常侍高望等二人尚書曰延入

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

斯殄浹也室謂路寢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

會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謂叔隗

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

創謀河外河外河南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即臣勃

海申以軍號即謂就拜也山陽公載記曰董卓以紹為前將軍封鄉侯紹受侯不受前將軍

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榮

求利滑混也楚詞滑其泥揚揚其波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

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

馬孟津軟血漳河獻帝春秋曰紹合冀州十郡守相聚

漢室之微負兵甲之衆陵越帝城跨蹈王廟幽鳩太后

戮殺弘農提挈幼主越遷秦地殘害朝臣斬刈忠良焚

燒宮室蒸亂宮人發掘陵墓虐及鬼神過惡丞皇天濁

穢薰后土神祇怨恫無所憑恃兆人泣血無所控告仁

賢之士痛心疾首義士奮發雲興霧合咸欲奉辭伐罪

躬行天誅凡我同盟之後畢力致命以伐凶醜同獎王

室翼戴天子有渝此盟神明是亟俾墜其師無克祚國

○劉放曰注凡我同盟之後案文當云同盟之人既盟

之後此盟書常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執

文也誤脫四字

絕臣軍糧不得踵係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

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禮記曰凡生天地之

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夫鳥獸則失喪其

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

踰獨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臣所以蕩然

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

忘哀貌無隱戚者隱憂也誠以忠臣之節道不兩立顧私

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

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

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楊黑

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竇融以議郎曹操權領

兗州牧竇融行西河五郡大將軍會公孫瓚師旅南馳

陸掠北境臣卽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

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

非與瓚角戎馬之執爭戰陳之功者也誠以賊臣不誅

春秋所貶公羊傳曰趙盾弑其君夷臯弑者趙穿也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趙盾曰天乎予無辜

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非弑如何苟云利國專之不疑左傳曰苟

利社稷專之可也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

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耻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

明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

南轅左傳曰令尹南轅反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

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

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

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

遠近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

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之祀海內

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

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攜離也杜黜

忠功以疑眾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

之然也臣爵為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

敢闕覲重禮以希彤弓旅矢之命哉左氏傳曰王命尹氏策晉文公為侯

伯賜之大路之服彤弓一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

忠為國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史記曰胡亥遣使者

殺蒙恬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恬喟然太息曰恬罪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萬餘里此其中

萬曆二十四年刊

不能無絕地脉此乃恬史記曰秦白起獻歛於杜郵也王免白起

之罪也遂吞藥自殺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太傅曰殫位為士伍遷之陰密白起

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

為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傳融業以才學進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日

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從術求去而殫假節東征循撫州郡術在壽春不肅王命侮慢日殫寵任非所凡所舉用術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患而死

皆眾所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為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

為讎敵交鋒接刃構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

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

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周官曰三槐三公位

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玄注曰槐之言懷也言懷來人於此欲與謀也樹棘以

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有刺也若以臣今行權為釁則桓文當

有誅絕之刑齊桓晉文時周室弱諸侯不朝桓文權行征伐率諸侯以朝天子若以眾

不討賊為賢則趙盾可無書弒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

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

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尸鳩鵠也詩國風日尸鳩在桑其子七

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毛萇注曰尸鳩之義其子且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言善人君子執義亦如此

絕邪諂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三者數之小終言深也前書曰下錮三泉

於是以前書曰下錮三泉也前書曰下錮三泉

於是以前書曰下錮三泉也前書曰下錮三泉

於是以前書曰下錮三泉也前書曰下錮三泉

於是以前書曰下錮三泉也前書曰下錮三泉

王蒼有賢材以為驃騎大將軍以王故位公上和帝以舅竇憲征匈奴還遷大將軍在公上以勲戚者不拘常例偽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

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禮含文嘉曰九

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之士百人七日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相鬯春

秋元命苞曰賜虎賁得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專征伐賜斧鉞得誅也

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已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操

以許下埤埤亦下也音婢涇洛陽殘破宜徙都甄城甄音絹以就

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

許奉迎天子動託詔令響號海內此筭之上者不爾終

為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四年春擊公孫瓚遂定

幽土事在瓚傳紹既并四州之地眾數十萬而驕心轉

盛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為黃胤

宜順天意獻帝春秋曰袁舜後黃應代赤故包有此言以從民心紹以包白

事示軍府僚屬議者以包妖妄宜誅紹知眾情未同不

得已乃殺包以弭其迹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出

攻許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諲及南陽許攸為謀

主顏良文醜為將帥沮授進說曰近討公孫師出歷年

百姓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

使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

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舩繕脩器械分遣精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一百四十五 禮志

禮志

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

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十倍則圍之五倍則攻之

今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眾以伐曹操兵執譬若

覆手前書陸賈謂南越王曰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

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

敵驕者先滅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而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

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忿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

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

兵兵入庶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驕曹操奉迎天子建

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疆弱

淮前子曰運籌於廟堂之中決勝乎千里之外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

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與無名之師

城三老說高祖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竊為公懼之

圖等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

公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

不取反受其咎史記范蠡謂句踐曰此越之所以霸吳天與不取反受其咎

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將軍而非見時知幾之變

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沮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

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

忌也臣與主同者權在於主也主與臣同者權在臣也黃石者即張良於下邳圯上所得者三畧也圯音

以之反劉放曰注案文但當云臣與主同者且御眾

權在臣也誤出於主也主與臣同者權在十字

於外不宜知內

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

紹乃分授所統為

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未及行五年左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車胄據沛以背曹操操懼乃自將征備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嬰兒疾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疏焉曹操畏紹過河乃急擊備遂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

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也注云正者當敵奇者擊其不備

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以爲沮衆遂械繫之乃先宣檄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已終有望夷之禍汗辱至今

始皇崩胡亥立趙高爲丞相胡亥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問占

夢卜涇水為崇胡亥乃齋望夷宮趙高令其婿閻樂逼胡亥使自殺張華云望夷之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東北夷事見史記以望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

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

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

立權之明表也呂后專制以兄子祿為趙王上將軍產為梁王相國各領南北軍呂后崩欲為

亂絳侯周勃朱虛侯劉璋等共誅之立文帝廟稱太宗左傳閔子馬曰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司空曹

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官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

傷化虐人貪財為饕貪食為餮父嵩乞句攜養續漢志曰嵩字巨高

靈帝時賣官嵩以貨得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為大尉魏志曰嵩騰養子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曹瞞傳及郭

頡代語並云嵩夏侯氏子惇之叔父魏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也句亦乞也因臧買位與金

葦寶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姦閹遺醜本無

令德標狡鋒俠好亂樂禍方言曰標輕也魏志曰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

修行業鋒俠言如其鋒之利也幕府董統鷹揚掃夷

凶逆謂紹誅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續遇董卓侵官暴國左傳侵官月也於是

提劍揮鼓發命東夏廣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

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

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字書曰佻輕也魏志曰操引兵西將據成臯到滎陽汴水

遇卓將徐榮戰不利士卒死傷多操為流矢所中所敗幕

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大守兗州刺史

被以虎文續漢志曰虎賁將冠鷩冠虎文授以偏師獎

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

秦穆公使孟明視西乞術

殺執孟明等文嬴請而舍之歸於秦穆公復用而遂乘

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剥元元殘賢害善

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今海內陸沈於殷久矣何乃急於元元哉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雋逸以

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懸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

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

於徐方地奪於呂布

魏志曰陶謙為徐州牧操初征之地至東海還過郟會張邈與陳宮畔迎呂布郡縣皆應

布西屯濮陽而操攻之布出兵戰操兵奔陳亂馳突火

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

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

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黨

強幹弱枝解見班固傳左傳宋大夫魚石

等以未彭城畔屬楚經書宋彭城傳曰非宋地追書也且不登畔人也杜預注曰登成也故復援旆

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眾破沮

左傳曰擐甲執兵杜預注曰擐貫也

前書楊雄曰雲徹席卷後無餘災魏志曰操襲定陶未

拔會布至擊破之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操攻之布救

蘭敗布走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乘戰操時兵拯其死

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克土而有

大造於操也左傳使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會後

鑿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

北鄙之傲謂公孫瓚攻紹也左傳曰故使從事中郎徐

勲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威

劫省禁卑侮王僚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晉書曰漢

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
臺謁者為外臺是謂三臺
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

五宗所怨滅三族
五宗謂上至高祖下及孫
三族謂父族母族妻族
羣談者受

顯誅腹議者蒙隱戮
大農顏異與張湯有隙人告異湯
推異與客言詔令下有不便者異

不言微反唇湯遂奏異九卿見令
道路以目百辟鉗口
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見前書

國語曰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王曰人不堪命矣王
怒得衛巫使監謗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周書曰賢哲鉗口小人鼓舌何休注公羊傳
尚書記期
日鉗以木銜其口也鉗或作拙音渠廉反

會公卿克員品而已
前書賈誼曰大臣特以簿書
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
故太

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
續漢書曰彪代董卓為司
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時袁

術借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
操因睚眦被以非罪等
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

楚并兼五毒俱至
獻帝春秋曰收彪下
獄考實遂以策罷
觸情放慝不顧

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

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

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栢桑梓猶宜恭肅操

率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

涕士民傷懷
前書曰孝文皇帝寶皇
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
又署發丘中郎將

摸金校尉所過毀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

虜之態汗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

繪繳克蹊阮弈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埒是以克

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呼嗟之怨
管子曰天下無道人
在爵位者皆不自聊

生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為甚

萬曆二十四年刊

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左傳曰

邑杜預注曰而操豺狼野心左傳曰楚司馬

彌縫猶補合而操豺狼野心子良生子越椒

令尹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

殺必滅若敖氏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

乃欲橈折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棟橈之凶除忠害善專

為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強禦桀逆拒圍一年

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見掩襲故引兵

造河方舟北濟會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

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為固獻帝春秋曰操引軍造

以為瓚援會瓚破滅紹亦乃欲運螳螂之斧禦隆車之

覺之以軍退屯守敖倉乃欲運螳螂之斧禦隆車之

隧韓詩外傳曰齊莊公獵有螳螂舉足將持其輪問其

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螂也此蟲知進而不知退不

量其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為天下勇士矣迴車避之勇

士歸焉亦見淮南子又莊子曰螳螂怒臂以當車轍不

知其不勝任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

也隧道也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尹子曰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

雖說秦昭王烏獲任鄙之力慶忌夏育之勇也騁良弓

勁弩之執文子曰狡兎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

韓并州越太行紹甥高幹為并州刺史青州涉濟漯紹

子譚為青州刺史濟漯二名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荆

名在今齊州界漯音他合反州下宛葉而倚其後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倚音居

是也荆州謂劉表也雷震虎步並集虜廷若舉炎火以

與紹交故云下宛葉焚飛蓬楚詞曰離憂患而乃覆滄海而注燦炭黃石公

寤若縱火於秋蓬萬曆二十四年刊

夫以義而討不義若決河而沈熒火其剋必也

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

遲綱施網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

拘管懼慕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膽塗地之秋烈

士立琇之會也可不勗哉據陳琳集此檄陳琳之詞也魏志曰琳字孔璋廣陵人避

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敗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

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也乃先遣顏良攻曹

流俗本此下有陳琳之辭者非也操別將劉延於白馬白馬縣屬東郡今滑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紹自引兵

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執存則

威無不加執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

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為

資我雖剋伯珪眾實疲敝而主驕將怵軍之破敗在此

舉矣楊雄有言六國蚩蚩為羸弱姬今之謂乎法言之文也羸

秦姓也姬周姓方言蚩悖也六國悖惑侵弱周室遂為秦所併也曹操遂救劉延擊顏

良斬之蜀志曰曹公使張遼及關羽為先鋒羽望見良

當遂解紹乃度河壁延津南酈元水經注曰漢孝文時

白馬圍卒塞之武帝作瓠子之歌皆謂此口也又東北

謂之延津杜預注左傳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沮授臨

船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

疾退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使劉

備文醜挑戰曹操又擊破之斬文醜再戰而禽二將紹

軍中大震操還屯官渡官度在今鄭州中牟縣北酈元

水經云荑蕩渠經曹公壘北有

高臺謂之官度臺在中鄭州縣紹進保陽武陽武今沮授又說

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穀少而資儲不

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

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度遂合戰操軍不利魏志曰連

依沙埽東西四十里為復還堅壁紹為高檣起土山射

營中釋名曰樓檣者露上無覆屋也今官渡臺皆蒙楯

而行楯今之旁排也楊雄羽獵賦曰蒙楯負羽獻帝春

○劉放曰注誠案文當作成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

靂車以其發石聲震烈呼為霹靂紹為地道欲襲操操

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紹運車大破之盡

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南人疲困多畔應紹紹遣淳

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

為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以支軍為紹不從許攸進

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執必空弱若分遣

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為成禽○劉放曰案文為成

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攸

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說使襲取

淳于瓊等瓊等時宿在烏巢烏巢地名在滑去紹軍四

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曹瞞

公聞許攸來跣出迎之攸勸公襲瓊等公大喜乃選精

銳步騎皆執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把

東新所歷道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掠後軍還兵以益備問者信以為然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睢元進等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惶懼

初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兵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等攻操營不下

魏志曰張

郃字雋文河間鄭人也郃說紹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等則事去矣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譖二將聞瓊等敗遂奔操於是紹郃快軍敗郃懼歸太祖

軍驚擾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度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眾聞紹在稍復

集餘眾偽降曹操盡阮之前後所殺八萬人沮授為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十二年方當與君圖之

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操歎曰

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

氏乃誅之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愎

自高愎音平逼反短於從善故至於敗及軍還或謂田豐曰

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

言迕之若勝而喜必能救我戰敗而怨內忌將發若軍出有利當蒙全耳今既敗矣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

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先賢行狀曰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唯

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慙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拍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官度之敗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

審配二子為曹操所禽孟岱與配有隙因蔣奇言於紹

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南必懷反畔郭圖

辛評亦為然紹遂以岱為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與

配不睦英雄記曰審配任用與紀不睦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評辛昆兄也見魏志紹以問之

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以二子

在南為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

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

協冀州城邑多畔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夏

薨魏志曰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死獻帝春秋曰紹為人政寬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傷怨市巷揮淚如

或喪親典論曰袁紹妻劉氏性酷妒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盡殺之為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未及定嗣逢紀審配宿以驕侈為

譚所病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而與配紀有隙眾以譚長

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

嗣

利堂

年

後漢書卷一百四上終

